

# 澳門物語 | 咖啡店

2018 澳門咖啡物語  
文創項目作品集

澳門大學  
霍英東珍禧書院

《澳門物語：咖啡店》(Macao Coffee Stories)  
2018 澳門咖啡物語文創項目作品集

主編：鄭嘉欣  
設計：鄭嘉欣  
編輯：鄭嘉欣，梁馨元  
主筆：梁馨元

2018 澳門咖啡物語文創項目



Henry Fok Pearl Jubilee College  
霍英東珍禧書院



YIshu Studio  
藝書工作室



Association of Stories in Macao  
澳門故事協會

Macao Foundation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 目錄

簡介 P4.-5.

咖啡女孩 P7.-12.

小團圓 P15.-27.

救贖 P29.-40.

## 簡介

### 「澳門物語：咖啡店」

本書是澳門大學珍禧書院學生於 2018-19 年間舉辦的「澳門咖啡物語」系列文創活動的最終作品。

本次活動，由 2018 年三月開始籌劃及開展，旨在向大眾收集澳門各家咖啡店發生的故事，並從這些故事中尋找寫作的靈感。期間我們邀請藝術家伊可舉辦她的公共藝術項目「兩個人之城市故事」。該項目吸引了來自澳門不同行業和背景的參與者，大家一同在澳門不同咖啡店裡暢談交流，我們的學生也參與其中，並收集整理在現場獲得的故事和感受，以此為素材進行故事創作。

由衷感謝澳門文化局對我們這次公共藝術項目的資助及支持，感謝澳門基金會對本書的資助及支持。同時感謝澳門故事協會、澳門本地咖啡店和市民對我們活動的積極參與、合作及幫助。相信在大家的鼓勵下，我們會在文化創意的道路上越走越好，積極參與到澳門日益蓬勃的文創事業，為大眾提供更豐富有趣、溫馨動人的故事作品。

霍英東珍禧書院  
藝書工作室



By. VickyImk

# 咖啡女孩

Kaian

她喜歡咖啡。不是普通興趣愛好的那種喜歡。咖啡已成為她的一部分，就像眼睛。倘若失去咖啡，她便失去了光。

在她小的時候，父母很忙，但無論如何都會常常帶她到大大小小的咖啡館。咖啡的味道，如窗外午後陽光細密地滲入人的皮膚，連走路都會溢出淡淡的香氣。她靜靜的觀察着每個喝咖啡的人，猜測他們的身分，性格……她也喜歡倚在窗邊，看着外面人來人往，感覺自己身在另一世界。那時她享受咖啡，也享受與父母心貼着心的感覺。

剛踏入中學，父母那張離婚協議書給了她沉重的打擊，有時甚至質疑自己存在。咖啡是她唯一感覺到溫暖的東西。她把手中的咖啡豆磨碎，把任何情緒融入咖啡中，倒入酒並在杯口撒上鹽（鹽在調酒中代表眼淚），此刻她在和自己對話，也在和咖啡對話。每當她聞到咖啡的味道，都會想起那段美好時光，咖啡賦予她的不僅是感官上的觸動，更是心靈上的，於是她慢慢嘗試製作咖啡。

高中三年，每個星期她都會花時間在學校附近的咖啡館學習咖啡沖調。她深入地了解每一種咖啡豆的質感、特性、來源，通過研磨、沖配，製作出每一杯獨一無二的咖啡。在咖啡館裏，她也結識了許多值得結交一生的朋友。

有一次，她的一個好友失戀了，在她不知如何安慰時，突然拿起手中的杯，憑自己的感覺調出一杯名叫「念念不忘」的特調。當朋友感覺到自己與咖啡產生共鳴時，便會盡情釋放情緒。在哭過痛過思考過後，終於雨過天青了，然後再啟程去迎接下一段感情。

在小小、隱密的咖啡館裡，她也遇到了那個他。在一個下午，他打開咖啡館的門，來到這裡學習咖啡沖調。他們漸漸熟悉，並發覺彼此志趣相投。他們常常聊到咖啡、人生等話題到忘卻時間。雖然她學習咖啡沖調的時間比他長，但他卻很有天賦，在一些技巧方面比她還要略勝一籌，尤其是手沖咖啡。手沖咖啡的難點是需要自己磨豆，很多細節、步驟要控制得很精細，不像用咖啡機研磨，每杯咖啡都有一種獨一無二的質感。

咖啡是否好喝，取決於調咖啡的人。他調的咖啡是她喜歡的口感。愛情也是，兩個合適的人走到一起，就像一杯恰到好處的咖啡。何謂恰到好處？可能只有喜歡這杯咖啡的人才可以形容。

那天，他為她調了一杯咖啡，名叫「蜂蜜 Latte」。蜂蜜代表愛，加上咖啡那種不可言說的口感與味道，她明白了其中的含意，欣然答應了。香氣氤氳着咖啡館，窗上的玻璃倒映着他們羞澀的臉，還有那杯冒着熱氣的咖啡……

她喜歡咖啡。不是普通興趣愛好的那種喜歡。咖啡已成為她的一部分，就像眼睛。倘若失去咖啡，她便失去了光。

你會喜歡一樣東西喜歡到骨子裏嗎？



By. macau\_food\_travel\_around



By. Blair Zheng

# 小團圓

Sally Liang

2019.1.1 7:00pm

澳門元旦，四處是喜慶的顏色。但人們的歡呼與跳躍的煙火，對我來說是無謂的干擾。我站在 Y 廣場左下角一家小資咖啡落地窗前來回踱步，不安地咬着指甲，坐在窗邊的顧客大概會被我的滿面烏雲嚇到。窗內忙碌的身影，是我最討厭的人。

大概來來回回幾分鐘，我最終在門前停住腳步，頓了一秒還是打算轉身離開。

「妹妹？」

不知是掛在門上的風鈴聲的突響驚嚇到我，還是那久違的聲音，我著實微顫一下，轉過身卻無法直視對面人的面龐，「好久不見……」我在心中默念。

夜漸深，人漸散，而蟄伏於暗中的生物開始蠢蠢欲動。鎖好咖啡廳的門，姐姐看着我，我不敢看她，她歎氣。

「上我家去吧。」

我蜷縮在沙發中，像無家可歸的小貓，想激起她的一點同情。看着茶几上擺的咖啡，我賭氣道，

「你知道我不喜歡這玩意兒。」

「可惜了，那就倒了吧。」

「欸欸！」

我搶過杯子，灌了一大口，咳嗽了好一陣。

「這麼看着我幹嘛，倒了怪可惜，這豆子這麼貴。」

「說吧，借多少。」姐不爽地眯着眼說。

「……」

「你還是不肯回去看看。」姐說。

「媽眼裏只有你。」我懟到。

姐姐正要張嘴反駁，外面哄哄的雷聲卻搶走了她的話語。

我們這才意識到，外面正大雨磅礴。

「我再待一會吧。」

我看着她的眼睛，黑漆漆的，看不透。

她嘗試打破一陣尷尬的沉默。

「你們處得怎麼樣？」

「你指誰？」

「那個他，就那個……我看到的。」

我拿起咖啡又猛灌了一口，因苦味的衝擊皺起眉頭。

「被同事發現了，我辭職了。」

「那他呢？」

「他離開了。」

「哦……那再來一杯吧。」沒等我答應，姐姐就抓起杯子回到廚房。

是熱水燒開吱呀的聲音看着外面嘩嘩的雨聲。在客廳裏感到煩悶，我起身走到了姐姐的臥室。極其簡潔的日式裝修，書桌上擺放着日本整理達人近藤麻理的書。用手摸索著一塵不染的書架，突然在空隙中掏出了一個小金豬存錢罐，金漆都快脫落了，與這個房間格格不入。

姐姐捧着熱咖啡走進來，看到我把玩那隻豬。

「你還留着。」我說。

「對，她還在，我還在。」姐姐說。

「這樣嗎？」我輕笑出聲。

舉着金豬，「我能拿回去嗎？」

「哈哈，現在不行。裏面可是有真錢。」姐姐試圖將金豬奪回去，我故意舉高，讓她撲了空，哈哈，真開心。她表示無奈，「別玩了。回客廳坐吧，捧着咖啡怪燙。」

姐姐轉身離屋，我尾隨。

「如果你和他小心一點……」，她又來了。  
「這不是我的錯。」我故意將聲量抬高。  
「他故意接近我不是我的錯。我喜歡他又不是我的錯。」

「嗯。」

「我離開也不是我的錯。」

「我知道。」

「但也我無法原諒你，也喜歡不上你。」  
她說：「媽媽已經不記得我們了……她摔了一跤。」

一陣寂靜，外面雨漸大。

「她想見你，她想見他。」姐姐先開了口。  
「不可能。」  
「不管你信不信，現在都不重要了。」  
我的手指不安地搓着馬克杯柄，發出沙沙聲。

1991.1.1 （第三人稱）

四川省 A 市，一位小妹妹伸手拉扯住前方姐姐的衣角。

「姐姐，我不想回家」她顫抖的聲音打在姐姐心上。

「那我們再去那家店吧。」姐姐拉起妹妹開始奔跑。

他倆在一家裝修簡陋的咖啡廳停下來，清算下口袋裏的零錢，姐姐要了一杯咖啡和一塊蛋糕。放出星星眼的妹妹大口大口地吞咽眼前的甜食，姐姐小口小口地抿着咖啡。

「為甚麼要喝那麼苦的東西！」妹妹又了一塊蛋糕，伸向姐姐。

「這個多好吃。」一口吞下蛋糕，姐姐露出滿足的表情。

「謝謝你哦！」，姐妹倆就坐在那裏，任憑幸福時間的流逝。

1992.2.4

「姐姐姐姐！」妹妹興奮地看着櫥窗中的小金豬，那無辜的眼神似乎戳中了她的萌點。姐姐摸了一下自己的衣袋，裏面有她這周的早飯錢。

幾分鐘後，妹妹興奮地抱著小金豬蹦蹦跳跳，像抱着世界上最珍貴的寶物。

「姐姐，以後我們將零花錢都存進去，之後再去吃蛋糕！」妹妹笑得像朵花。  
「好，聽你的。」姐姐寵溺地摸著眼前這位小天使的頭。

2009.1.3 （姐姐視角）

妹妹變得越來越叛逆，學習下滑，開始打架、吸煙。我開始準備高考，他們都說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媽媽很喜歡作比較，她覺得差距就是人提升的動力。自從與爸爸離婚後，她對我們也越來越嚴格。

「我叫你偷東西！」母親將杯裏滾燙的咖啡潑向妹妹，她沒能躲開。

「你怎麼不能向你姐姐學學！」我看到褐色的液體順着她的劉海、臉頰，慢慢滑下。

那雙眼睛瞪着我，混雜着求救與不甘。我很怕那個眼神。媽媽對我的要求越來越高，繁重的學業壓得我喘不過氣。我盡全力向妹妹伸出援手，與她說話，可她回家的時間越來越少。慢慢的，我選擇了逃避。也許我變得像媽媽一樣，開始責怪她的不爭氣。

2009.9.1

我考上了市中較好的大學  
妹妹之後再也沒回來，據說她結婚了。

2015.9.1

媽媽開始記不清事。身體和脾氣，越來越差。

妹妹只回來幾次，借錢後又離開了。  
聽說她離婚了。  
我開始成為支撐這個家的唯一支柱。

2019.1.1 10:30pm (妹妹視角)

夜雨聲煩。雨勢漸小。

「你的束縛已經不在了，你自由了。」她說。

「那又有甚麼意義呢？」我緊握茶杯的雙手顫抖。

「他離開了，我丟了工作，我又把自己弄得一團糟。母親已經記不清事了。」

「我堅持到現在又有甚麼意義，我要向誰證明甚麼呢？」

「很多事情已經回不去了，就放下吧。」姐姐說。

「我知道我很糟糕，我潦倒、自私、任性……可我也想改啊。可我怎麼努力，都沒辦法啊。」我試着將自己的聲音變得哽咽。

「但我們還是要繼續過自己的生活，不是嗎？即使這家留給我們滿身傷痕。」

「你以為我這樣就沒有壓力嗎？」姐姐俯視着我，說道。

真冷酷呢，成功人士，我想，看來這次扮可憐不管用了。

「你說話像媽媽一樣。」我開玩笑道，  
「是嗎？看來我也變糟了呢。畢竟我和她呆一起太久，太久了……」

她收走喝空的咖啡，笑道。

「我幫你叫輛車吧。」

「不了，我搭地鐵吧。」我起身離開。

「祝你開的咖啡店生意興隆。」

她似乎要說些甚麼，但我沒聽見，我帶上門的重重聲響，徹底隔絕了兩個空間。還是說不出抱歉，抬頭看向天花板，有被水侵蝕的痕跡。

2019.1.1 11:00pm

地鐵有些顛，妹妹和握着吊環的人左右擺動着，像帶綫的木偶。突然一個顛簸，妹妹沒抓穩，一個踉蹌，從她的衣袋中滾出了一隻小金豬。她猛地抓起，像怕被人偷了一樣。

下車，妹妹走向附近的一個垃圾箱，將金豬砸碎，裏面卻空空如也。

「甚麼嘛！無聊！」她不爽嘖嘖道，丟掉金豬碎片。走向出口，剛被雨刷洗過的天空成咖啡色，很黑很黑。



By. Blair Zheng

# 救贖

Sally Liang

2008-9 月 - 四川省 B 市  
機場候機室  
目的地—澳門

「公司的項目就是你搞糟的吧。」

「就是這個人，一個實習生就以爲自己了不起了。」

「不好意思，我們覺得這個公司不適合你。」

.....

「我沒有…… 我是被誣衊的！」小恆猛地睜開眼，視野開始逐漸清晰，呼吸有些許絮亂，她看向飛機窗外，希望從蔚藍的天空中找到寧靜。

「快到了。」

小恆並着的腿開始抖動，夾雜着不安與興奮，雙手十指緊扣。

她將要離開生活 23 個年頭的故鄉。

「也許吧，也許，我會找到的……」她默念。

父母積極囑咐她大學本科起就開始實習，要多跟社會接觸。學習、考試、工作、實習，是她的日常。那時的她如一挽雙面鏡，鏡中映出兩個她。

但她已分不清，哪一個是真的她。那件事之後，她報了澳門 XX 大學，來這離她家有萬千里遠的地方，她想找回自己。

「澳門是資本主義社會嘛，有多元文化，思想一定很開放有趣。」

她登上飛機時，幻想會結交很多了不起的朋友，或許會有想去潛水的，想去周遊世界的水，每個人都有追求更好的自己生活的一種方式，會帶她體驗到前所未有的快樂。

但她對了一半，錯了一半。

夜晚，迎新派對

人群來來往往，談笑生非。剛好的暗燈，激情的音樂。派對小群體已經成形，分成幾個幾個的談話小圈。她靠在牆上看着那些小群體，獨自喝着飲料，她看到從前自己的身影，會笑着，熟練地混入在某些群體之中。

「一個小故事，一個多面笑語。」那是父母教導她的第一個道理。

猛然間，那個自己轉頭對她嫣然一笑，像是邀請，像是嘲笑。

「噗，咳咳……」，不小心被噎到，

「我怎麼自己嚇自己……」

「你沒事吧？」旁邊一位男生，給她遞了一張紙巾。

「沒事，謝謝你。」她接過這張紙。

「你從哪裏來？」

「四川。」

「哦！辣妹子。」

「哈哈，這兩個東西沒甚麼關係吧。」很意外，男生的話語她感到放鬆。

幾天後，她和那位男生成了較好的朋友。男生約她吃飯。他們聊到了工作。

「我……暫時還不想去工作。」她說。

「爲甚麼，雖然我們還是學生，但不代表我們不能出去闖蕩江湖呀。」男生義正辭嚴。

「呵呵。」她笑了。

「爲甚麼這麼想進入社會？」

「越早進入社會，擴大人脈，多點兄弟朋友，以後就多點機會混口好飯吃呀。」

「人脈……很重要嗎？」她又想起不好的回憶，聲音壓低。

「當然了，我助人人，人人助我，這不是人之常情嘛。」就像我今天請你吃飯，你哪天也可以請我吃飯。

「哈哈，我開玩笑的。」不經意的玩笑話，卻惹得她渾身不舒服。

「人情，人情，就知道人情。」她小聲喃喃道。

「欸？你說甚麼？」

「沒甚麼！我先走了！」她起身準備離開。

「怎麼了？不舒服嗎？還是我說錯了甚麼？」男生嚇了一跳。

「沒事，這不是你的錯……我需要靜一靜。」她頭也不回地推開餐廳們，門廠上的風鈴被巨大的晃動震得“叮鈴，叮鈴”響個不停。

接下來幾天，男生不斷給她發消息，表示抱歉。她一忽視，自從那件事后，自己變得很敏感

「真討厭這樣的自己，真討厭。」

某天，一間正常的教室，一場正常的期中考。小恆突然停下了筆，發現自己不想寫了。

「我都在幹些甚麼呀，我寫這些是為甚麼？我學這些是為甚麼，這些都是我本科學過的死知識。」

她望向周圍，同學們都在奮筆疾書，就連平時不好好讀書的同學也是。她原本還挺喜歡學習。她原本是挺喜歡交朋友的。

她怎麼了？

「我怎麼了？」

感覺澳門並沒有她想的這麼新鮮，這麼激動人心。就連先前的活法，她都丟了。

提前交卷，回去打包一下行李，她想離開這座城市。

耳邊突然想起男生先前說過的一句話，「澳門路環可漂亮了，又是海邊，很舒服的。」

「海邊……四川都沒有的海邊……」去看看，她決定。

路環，某咖啡廳。

這裏的人真的很少，安安靜靜，海風咸咸的，帶走了些烟火氣息，偶爾會遇到韓國或日本的旅客。

突然遇到一家咖啡廳，原木的桌子，大木棚，冰涼冰涼的，在大熱天是難得的奢侈。

有點口渴了。

「你好！我想要杯咖啡。」

「來了來了！咦，小姑娘你是外地人吧。」  
老闆是個上了年紀的老伯，操着一口廣式普通話。

「嗯對，四川人。」

「哇，小姑娘，你家沒事吧！」她知道老伯伯指的是汶川。幸運的是，他們一家三口當時在外地，沒有經歷那場天災。

如今四川正在重建，而她在澳門。

「沒有，我……」

「哦喲，小姑娘你不要傷心，來，我送西瓜給你吃！」

老伯伯似乎沒打算聽完她說甚麼，端出來一大盆西瓜。

「來來來，吃嘛，沒事，我請你吃。」

看來是沒辦法推脫了，她只好笑着吃起來，意外的甜。

「這多少錢？」

「哎呀，都說了不要錢。」

「來，這是我家做的最好吃的豬扒包，你回去一定很晚了，拿回去吃吧。」

「老伯伯，真的不用了，不用對我這麼好的。」

「我……我以後也不一定會過來，也不會做甚麼來報答你……我……」她說不下了。

老伯伯倒是被嚇得一楞一楞的，「哈哈哈哈哈，你擔心甚麼呀，不就一點心意，你接受就是對我最好的報答了。」

「小姑娘你找甚麼急呀，你又不欠我甚麼。」

「呵呵，哈哈，是呀，我誰都不欠呢。」她被自己逗笑了。

「真傻，我這是在幹嗎呢，老想得這麼功利。」

謝過老伯伯，她靠在行駛公車上的窗上，  
看著景物流動。

「我再呆一會吧。」她微笑地看着遠方。



By. VickyImk

霍英東珍禧書院

藝書工作室

MacaoStories 文創團隊

成員（2018-19）

陳飛

古咏珊

方嘉寶

蕭樂遙

蔡潔怡

鄭嘉欣

梁馨元

陳煒業

盧樂恩

